

# 卷七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七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四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生桓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不隱尸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七

僖公三

甲申二十三年

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為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楚成

得臣帥師伐陳

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子玉取之

頓亦陳邑子玉

子文以為之功子文以子玉取二城有功使為令尹

使代已叔伯曰

叔伯楚大夫子若國何言子玉不堪為

對曰吾以靖國也

子文言我正以安靖楚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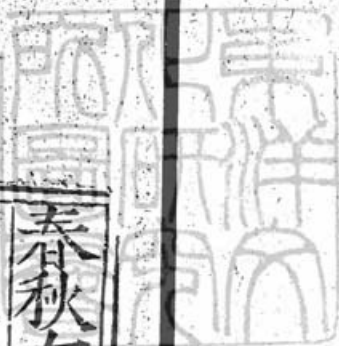
言子玉有大功

其人能靖者與則其人能安靖不務

設若不待貴仕

○晉惠公卒子圉是懷公命無從

楚子玉伐陳



僖公三年



亡人時重耳出亡在外懷公期期而不無赦上期如

下期音莽一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狐突之子毛及偃

感相約滿一年不召歸者殺之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時狐突二子狐毛狐偃皆弗召狐突不召

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故執之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對曰

子之能仕言九人子父教之忠則為之父者必教古之

制也此皆古人之法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於

致音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則加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言狐毛狐偃名有數年矣非一若又召之設若我

書於重耳之策父教子貳而教子以忠何以事君何

貳也是教之懷二心也臣聞命矣臣已聞君乃殺之不肯召二

罪而殺之也臣聞命矣臣已聞君乃殺之不肯召二

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曰周書有之康誥乃大明

服言君大明已則不明懷公自而殺人以逞而殺戮不

欲不亦難乎不亦難以民不見德晉國之民皆而唯戮

是聞但聞有無辜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晉公子

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晉人以諸蒲城晉獻

寺人披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重耳不不肯曰保君

晉重耳周流列國

懷公忌重耳使狐突召二子毛偃不孫被殺

晉重耳

寺人披蒲城人欲戰



父之命言為臣子者所恃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而其養於生之俸祿於是乎

得八有君父之祿故有人而校既得人乃用其人罪

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遂奔狄遂奔狄人

之從者狐偃趙衰顓魏武子司空子季趙衰趙夙之弟也魏武子

魏犇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從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從去聲下同衰初危

反頡奚狄人伐廆咎如廆咎如亦狄別種也魏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狄人獲其二女長曰叔隗五罪反納諸公子狄人納

於重公子取季隗重耳自生伯儵叔劉生二子長曰伯儵

細以叔隗妻以長女與趙衰生眉生一子名眉即趙宣子也文公

其母即位仍逆盾與將適齊重耳將去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臨行屬對曰我二十五年矣言

十五年其時甚久又如如是而嫁汝既不來而使則就木焉則我

復可嫁乎納諸棺矣豈請待子許不嫁而待之又公即位處狄十

二年而行重耳至十六年而去過衛初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不以禮待重耳出於五鹿五鹿地名乞食於野人重耳以文公不

於五鹿之野人野人與之塊與重耳公子怒怒其已欲鞭之欲鞭

子犯曰子犯狐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首受而載之

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及齊至齊公妻之以女

文公通衛文公不禮

重耳過衛不禮

重耳奔狄

重耳周流列國



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一乘九八公一安之重耳遂

齊從者以為不可時桓公卒諸侯叛齊將行從者欲

謀於桑下與重耳共謀蠶妾在其上姜氏養蠶之妾適

謀所以告姜氏蠶妾歸告姜氏以姜氏殺之恐其謀泄而

其聞之者謂桑上蠶妾吾殺之矣吾恐泄汝之公子曰

無之重耳言我姜曰行也姜氏勉重懷與安實敗名言

其所愛安其所居公子不可重耳終姜與子犯謀遂與

子犯謀所以計醉而遣之載之於車而去醒重耳既醒

也齊以戈逐子犯怒其去已故及曹去齊而曹共公聞其

駢脅駢猶比也脅肋也曹共公聞重耳駢脅蓋其肋欲

觀其裸裸亦體也駢脅非裸不可浴伺重耳裸薄而觀

之乃逼近僇負羈之妻曰僇謂之曰羈音基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謂我見公子重皆足以相國觀其人物皆可

若以相重耳若遂用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也言

君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既歸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既霸諸侯而誅責曹其首也曹觀公子駢脅

盍蚤自貳焉謂僇負羈何不及乃饋盤僇負羈乃以

左傳句詳

重耳通齊

重耳通齊

重耳通齊

重耳通齊



晉文公通宋

晉文公通鄭文公亦不礼

重耳孫 宜聲焉臣無外交故置玉於殮 子受殮反璧

重耳但受其食 及宋去曹而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共八 及鄭去宋而 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以禮待之 叔詹諫曰

諫鄭 臣聞天之所啓大九天意所 人弗及也非人所及也 晉

公子有三焉公子重耳有三事 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

故知天意或者 君其禮焉勸鄭伯以 男女同姓古者娶

同姓買妾不知 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不蕃盛也 晉公

子姬出也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 而至于今其子孫宜

耳至今一也此可以觀天 離外之患自遭驪姬之患出奔在外而天

不靖晉國而天不安靖晉國 殆將啓之此天意欲開導也

也此可以觀天 有三士足以上人言趙衰狐偃賈佗三

人而從之而三人者皆 三也此可以觀天 晉鄭同儕二

實同儕等 其過子策其有晉國子 固將禮焉猶當以

天之所啓乎况重耳乃天意所欲開導乎 弗聽卒不 及楚

去鄭而 楚子饗之饗重耳 曰公子若反晉國言重耳若

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何以報 對曰子女玉

帛子謂妃妾也玉 則君有之則楚君以 毛齒革鳥之

獸之齒革可用者 則君地生焉則楚國之 其及晉國者餘

晉文公通楚

重耳通楚

晉文公通楚 楚成王厚 晉重耳 傳歷年 國行



波沾及於君之餘也皆楚君享用之其何以報君言晉

物可以曰雖然楚子言雖何以報我報我者對曰若以

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得反晉國使我得以晉楚治兵二

修治遇於中原而二國之兵相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

兵當退三舍而避楚兵若退三舍而楚不其

所以報德也避音避若不獲命止兵是不得命也

左執鞭弭鞭馬無緣者再莫爾反右屬橐鞬屬著也橐鞬以

受弓者鞭與弓當分在兩手欲避右帶橐鞬以與君周

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王成得臣也畏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奢儉而文而有禮文華者

傲慢而以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褊急

夫同忠而能力忠誠者未能有以勤力晉侯無親晉侯指

以其忌克外內惡之無不惡之惡為路反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晉姬姓國始封其後衰者也衰微而為曲沃所

滅其將由晉公子乎能與晉者必天將興之使公子與

也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違天必有大咎我若殺之是

大乃送諸秦楚遂送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

耳懷嬴與焉懷嬴嬴公之妻蓋重耳之姪秦穆公以女

匱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洗手也音捧匱音穆嬴奉匱

澆水與重耳洗手也秦音捧匱音穆嬴奉匱既而揮

晉文公通秦

重耳周流 列國 僖二十三年

子玉請殺之 耳楚成王不



左傳句解  
之既而以濕手揮重耳怒曰懷羸怒而言曰夫一匹也皆大國

其藝何以卑我為使我卑屈而事汝也八子懼秦伯怒

已降服而囚乃降服自他日也異公饗之秦伯饗子

犯曰吾不如刺之文也趙衰之有文辭請使刺從請

趙衰從重公子賦河水宗于海以尊秦也公賦六月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趙衰曰重耳拜賜衰

使公子拜謝公子降拜稽首稽首頭至地也公降一級

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刺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重耳敢不拜不拜謝

秦穆公送晉文公入國

秦伯之厚賜乎

乙酉二十四年秦伯納之秦穆公送晉文公

文及河河也子犯以璧授公子也子犯狐偃蓋重耳之意欲要

君為誓言此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也

從君而奔走於天臣之罪甚多矣言多得罪臣猶知之猶

自知而况君乎况吾君而不知其罪請由此也此言君自

其罪而况君乎况吾君而不知其罪請由此也此言君自

我請必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誓之辭

于此也濟河遂渡入於曲沃晉宗朝于武宮武公以曲沃弁

秦穆公送晉文公

重耳周流

晉文公



寺人披請見

高梁使殺懷公子高梁懷公奔高梁使應史蘇明年於高梁之占呂

卻畏偃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焚公宮而弒

晉侯欲殺文公以害寺人披請見請見文公也名披公使

讓之披曾伐文公於蒲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

使寺人披披曾伐文公於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即至汝不待宿而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女為

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命女三宿惠公命汝

中宿至汝不待三宿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何其

速也而汝何來夫祛猶在祛衣袂也蒲城之役披斬其

祛祛衣袂也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舊怨殺對曰臣謂君之入

也答言我意謂吾其知之矣庶幾知君若猶未也若猶

君道又將及難將有禍難乘於其後難君命無二奉君

命者不可古之制也此是古人除君之惡謂前人奉命

有為君唯力是視為君除惡當盡蒲人狄人言公在獻

除惡也唯力是視吾力而為之蒲人狄人公時則為

時則為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為蒲狄之今君即

位今公既即位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自蒲狄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

不怒乃用管仲為相射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

信年



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行者其衆懼而止一人豈惟

刑臣豈獨我哉披奄公見之文公不難告告呂卻

宮作亂也文公遂潛會秦伯于王城呂卻焚初晉侯之

豎頭須豎頭須音樹守藏者也為文公守庫藏者其出

也文公之竊藏以逃頭須竊其庫盡用以求納之其物

求納文公及入及文公求見頭須求見文公辭焉以沐

頭辭不見之謂僕人曰頭須謂公沐則心覆言沐則低

見也心志反常宜吾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群臣居國者

行者為羈綫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其亦可也或居

可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國君而讐匹夫為一國之

夫相懼者甚衆矣將非一人矣僕人以告言告文公

公遽見之文公遂晉侯賞從亾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

介之推不言祿介姓推名公之微臣也語祿亦弗及

不及於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有唯君在矣

人皆成獨惠懷無親枝害而無親外內棄之外之諸

臣民無天未絕晉絕晉之祀必將有主而王之王晉

祀者主晉國宗廟社非君而誰非誰屬之文公天實置之

介之推不言祿

介之推不言祿



言天意實命文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乃以文公之復國

公以主晉祀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乃以文公之復國

為已力不亦誣乎之甚者乎竊人之財人之財物者猶

謂之盜猶且名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也或者貪之

以為已力其為下義其罪君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上

道不亦失乎下義其罪君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上

賞其奸天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上下相蒙是下蒙其

上上賞其奸難與處矣處難於朝矣其母云母云推盍亦

求之自求賞也以成誰對怨對者類直類反汝對曰尤

而效之過今自求賞是效其過也罪又甚焉則我罪又

且出然言怨言矣出不食其食其不食其食其母曰亦

知之若何亦當使其知之也對曰言身之文也人之有

文飾其身將隱遁於山林矣焉用文之何用假言辭以

反是求顯也隱而心實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賢之

乃曰汝乃與女偕隱我願與汝俱遂隱而歿晉

能若是乎與女偕隱我願與汝俱遂隱而歿晉

侯求之不獲之不知所在以繇上為之田遂以介推上之

以供祀曰以志吾過田記吾之過失且旌善人且以旌表

也○王將以狄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滑鄭伯富

辰諫曰不可言狄不可伐臣聞之臣下之所聞犬上以德

富衣諫周襄王以狄伐鄭

撫民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其次也親以相及也

信三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昔周公弔二之不咸管蔡  
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也攝政管蔡流言而誅也故封建親  
戚故大封同姓之以蕃屏周蔽也蕃音煩屏音平管蔡  
邠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此十六  
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為邠音荀邠音武王  
昭也邠音成雍去聲鄭敷中反邠音荀邠音武王  
之穆也屬昭故其子為穆也邠音于應平聲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嗣也不言昭  
音蔡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  
羊晉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  
王之時周道既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  
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也召邵下同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於是糾合宗族於而作詩曰此詩小雅常棣篇也  
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富辰乃以常棣之  
為召穆所作者蓋言召穆公述周公之樂歌也常棣之  
華常棣棣也常如字與鄂不韡韡鄂華外發也韡韡光  
發者豈不韡韡然而光乎以與兄弟和允今之人言  
睦則強盛而有光華也鄂五各反韡音偉允今之人言  
今世莫如兄弟言今豈無他人而其四章曰常棣之兄  
弟閔于牆闥狼戾也闥音於反外禦其侮雖不和猶宜外  
扞異族之如是意觀之則親雖有小忿不能無小  
忿不廢懿親不可因而廢棄也美今天子不忍小忿  
爭今不忍以弃鄭親今欲伐之是弃其也其若之何  
鄭之小忿以弃鄭親今欲伐之是弃其也其若之何



其將若庸勲親親用其有功睦近學賢其有賢近者  
乙反德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即聾從昧其耳聾者與  
頑用器與其口器者奸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弃德崇奸  
有此四德而棄之禍之大者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  
勲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  
厲王之宣王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  
之弟是其親也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  
叔賢也於諸姬為近諸姬姓國惟四德具矣四德謂  
也近也賢也言鄭具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官商  
有耳而不聽正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  
聲是其聾也

別正色是其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  
也別彼列反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謂忠以  
德義之常是其頑也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談忠狄皆則之狄人以此四奸具  
矣四奸謂聾昧頑器言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盛時猶  
曰莫如兄弟猶所云若是故封建之而大封建其懷柔  
天下也懷撫也猶懼有外侮猶有外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故以親屏周故以同  
為周禦侮者莫如親也用音汗故以親屏周故以親屏周故以同  
屏蔽召穆公亦云周公召公之親而是變以從  
之德既於乎又渝周召周公召公之親而是變以從  
衰微矣



諸姦之是以秋之姦而崇無乃不可乎乘德是禍之民未  
忘禍年子帶召戎故曰民未忘禍也王又興之  
是興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  
叔桃子出狄師周大夫類徒即  
櫟取鄭之櫟王德狄人王之德將以其女為后  
為富辰諫曰不可言狄女不臣聞之曰  
者倦矣我雖曰力倦矣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  
去狄固貪而無厭王又啓之今以其女為  
也貪女德無極之則不知止婦怨無終怨無已  
狄必為

鄭伯享不咸今

患言致怨狄女必王又弗聽又違其諫卒甘昭公通於  
隗氏甘昭公即子帶也食邑於其隗襄王知  
狄類叔桃子奉犬叔以狄師伐周太叔即甘昭公也  
襄王襄王後恐狄怨大敗周師大為狄王出適鄭襄王  
已故故作亂也天音太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為楚所敗成  
鄭處于汜汜鄭地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為楚所敗成  
焉還自楚入于鄭過鄭鄭伯將饗之宋公問禮於皇武  
子皇武子鄭卿也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謂商於周為  
客周尊先代以天子有事天子有祭播焉則賜之胙肉  
有喪天子有喪拜焉則王特拜豐厚可言天子尚尊

信三



厚其禮也鄭伯從之遂加禮以○土使夕台難襄王使

告大叔帶之曰不穀不德我以謙稱不穀之故待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子帶襄王同母之弟故曰寵弟鄙在鄭地泥

使我野處于鄭國之汜地敢告叔父魯與周同姓故滅

文仲對曰使王者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敢不奔問官

守官守王之群臣也天子至尊不敢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皆鄭大夫也省其官

而後聽其私政鄭之君臣先省視官禮也得先君後

丙戌二十五年是歲衛文公卒子秦伯師于河上秦穆

師于將納王將納周襄王也狐偃言于晉侯曰言于求諸

侯莫如勤王勸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諸侯信之勤

信于諸侯且大義也制平禍亂與復王繼文之業昔平

大戎之變而東遷也晉文侯仇而信宣於諸侯如此則

有功于王室故勸公繼其業也信義宣

諸侯今為可矣今日納王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曰

吉得吉也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

故曰吉也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對曰周

禮未改而周公之禮未改今之王今日之古之帝也古

當帝兆不謂晉也公曰筮之筮使以遇大有之

晉文公  
襄王  
二十五年



周襄王不許晉文  
請隧

睽本卦為大有之卦為睽蓋曰吉蓋亦記公用饗于天

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亨戰克而王饗阪泉

大有之卦是戰克也筮得吉孰大焉皆吉也晉侯辭秦師而

下流而下蓋欲自專納王之功也右師圍温時太叔

居于左師逆王于汜也王入于王城襄王復取大叔于

温晉右師圍温殺之于隰城晉人殺之也温晉侯朝王

朝襄王于王饗醴襄王為之設命之宥命之宥命之以幣物

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弗

詐襄王不許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未有代德言周

也言周之德而有二王則是有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

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豈周之得以與晉晉于是始啓南陽

關陽樊以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圍之圍之欲以兵倉葛

呼曰倉葛陽樊人各德以柔中國中國以德而綏柔之刑以威四夷

夷狄無廉耻故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奈何以待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謂居此地者孰其俘之也若何

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地焉冬晉矣圍原人亦不服

命三日之糧晉命軍吏原不降圍之三月猶不服命去

晉文圍樊陽倉葛  
不服

晉文今伐原

僖二十



展喜搗齊師

之師去原也謀出謀謂使人察探曰原謀者報

將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於文公公曰信國之寶也言國以民之所庇也

信為寶民之所庇也言民無得原失信師復少待焉

是雖得一原而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以庇民所

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退三十里而原人降

丁亥二十六年衛成公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

故伐之公使展喜犒師魯公使展喜以酒食使受命于

展禽使展喜受其辭命於展禽以與齊侯應答也展禽

齊侯夫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君聞君親為此行也將辱於敝邑言齊侯肯以王

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者故託言齊侯曰魯人恐乎

孝公問魯人曰小人恐矣展喜言在下之君子則否

之君子則齊侯曰室如縣罄此如字當讀作而字罄盡

野無青草在野又無蔬何恃而不恐言魯之所恃

我乎對曰恃先王之命言所恃者先成王昔周公太公

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太公齊之祖言夾輔成王言二

成王左右夾成王勞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賜之盟

公誓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明誓之辭言齊魯載在

信



盟府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太師職之甘盟書刊為副本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士而謀其不協諸侯

和協者則謀彌縫其闕則相與彌縫之者而匡救其災諸

有災患者則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者蓋及君即

相與正救之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者蓋及君即

位公即位諸侯之望望於齊焉曰其率桓之功諸侯咸

庶幾能率循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言魯特子孫無相害

桓公之功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桓公至是九年矣而弃命廢職

也豈有嗣世九年而遽肯棄其若先君何將如先君桓公

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其若先君何特此以不恐魯之君子特

哉君必不然不乘命廢職也特此以不恐魯之君子特

齊侯乃還齊孝公間義而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夔

子爵楚之別封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

融十二世孫是為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

然則鬻熊楚之始祖而祀焉楚欲滅夔姑借此說而加

楚之罪爾封於禮不得而祀焉楚欲滅夔姑借此說而加

鬻音欲楚人讓之責其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楚

惡疾而不得鬼神弗赦言祝融鬻熊而自竄于夔遂別

楚成王滅夔

夔國也夔吾是以失楚因此不得又何祀焉言此所以

今按不祀禮也楚人讓之非也而夔子所以楚滅夔并

也國以夔子歸虜其君也戊子二十七年是歲齊孝公卒潘綏將圍宋宋

信年 發端 止淚大哉



為負不賀子玉

楚即晉故使子文治兵於

楚將圍之使子文治兵於

於為楚邑獲扶又反為于委反終日而畢乃畢事鞭七

人樛之貫三人耳也貫音管國老皆賀子文大夫之

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王為子文飲之酒以酒飲去聲為

賈尚紉為賈孫叔敖之也後至而後客不賀子文

問之不相賀對曰不知所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於

子玉為令尹傳平聲曰以靖國也荅叔伯之言靖

諸內而敗諸外雖靖于內而必敗于外也所獲幾何得

不補喪也子玉之敗子玉所以子之舉也蓋由汝之所

舉以敗國本欲卒子玉以靖將何賀焉足以此賀也子玉

剛而無禮言子玉為人內剛不可以治民政而治民也

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其不能以入也其必不

敵矣其言子文卒苟入而賀若使我苟隨何後之有

後焉言其楚子及諸侯圍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而楚圍之故告急於晉也先軫曰先軫晉下軍

軫音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取戈定霸之滅定

之業於是乎在矣救宋之一卒也狐偃曰始得曹初

楚伐宋晉伐齊  
衛以救楚成濮大  
戰晉文致霸

金日子文

叔孫敖之文  
不賀子玉  
預知其敗

宋宋晉救  
軫子犯破  
而致楚

晉文公  
信晉文公



服而新昏于衛楚成王新娶若伐冒衛曹衛二國楚必

救之楚愛曹衛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叔戌救以偏

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蒐治兵也被廬作三軍閔公元

公又增一軍今文謀元帥度誰可為之帥所類反趙衰曰

卻縠可趙衰卒卻縠可為中軍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

之說禮樂而敦詩書言卻縠所喜悅者禮樂詩書義之

府也詩以美刺善惡為義書以紀述政禮樂德之則也

和民情為德則者法也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本也

夏書曰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賦納以言帝舜卒資始

則取納以言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既有

功然後錫之車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卻縠

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卻縠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子犯

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未安其居民無義則苟且於

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晉納襄入務利民入國而務

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君將用之文公文子犯曰民未

知信言民未知不信未宣其用宣明也言未明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退一十五年伐原民易資者示豐焉謂以

信

信

信

信

晉文公霸之由

子犯教文

公善信

以霸晉

三軍趙

為元帥



相資易者不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曰夫乎文公言  
求過本價也皆分明乎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未生其共則恭敬之  
心不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以今年太蒐于被廬作執秩禮則聽上  
以正其官設此官以辨群臣之官也新民聽不惑禮則聽上  
之命無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侵出穀戍明年楚  
所疑惑曹伐衛也事在明年叔去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一戰而霸明年與  
城濮楚敗晉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遂伯諸侯也由晉侯以文文之教也德教民故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僖公四

巳丑二十八年

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晉侯侵曹以楚

曹伐衛以楚新昏於衛也○愚按侵曹者以報衛侯欲

與楚欲服國人不欲衛之國人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三月入曹傳例曰弗令無入僖

負羈之宮僖負羈魯饋盤飧寘璧於而免其族且令無

報施也以報前日殽璧魏犢顛頡魏犢武子也

日勞之不圖言我軍有仇役之勞報於何有

晉文成懽勝楚

成濮大

僖晉文公